因樹屋書影

書影序

夫齊諧者志怪者也書影者志信者也志怪者爲存人耳目之所未經志信者爲存已耳目

之所已經以發人耳目之
所未經則標園先生之
書可以傳焉哉曰讀書
者務在精熟貫山涉
獵遂不得爲醇儒矣

一生聞是我師友之口義我父老之傳說必屬影響則疑而當闕影之義何居乎余曰影者形之微而神之著者也

月麗於上山河大地麗於下影入於月而有影蓋天澤氣道而其中之物澂雜名澹涵莫盡君形徵神若攸相

摩而成此造物者之善於用虛者也書以影名此先生之善於用虛而實天下之腹者也世人胸中有疑難事

便極、而不能忘及至
可忘則竟忘之矣讀
書者能雖博聞強記
或一行作吏久廢誦
習則向之強存焉者寡

矣及至可忘竟忘之
影也治乎載益蒙眷
未終恍已逢其雖氏
數斜綠過已不羅其
偏旁鹵莽而耕之其

寔自以南莽而極之
偶逢闕難點為隊雲
霧畧行無素則邈然
山河出向人作大家見
笑耳人能卽使數

而存之以垂成書也
一展觀如是為是嬉戲
時物如逢數十年於
別友生未有不躊躇
眷戀以至感而興之而

書且交併者也抑先生為是書時往請益尤為人所難者蓋文忠公被逮繫獄神宗使人瞰之謂必

晨精不寐及至則鼻
息如雷知其胸中鬱
事乃教之張無垢晚年
謫横浦其寢室有櫺窗
每日抱書立窗下讀伯

北歸寓石上渡跌之
跡隱然先生能於患難
之際神氣恬然著書
不輟於文忠無垢之傳
歟余受讀之實余服

其意蹤時時具少

酒脯以酹之書畢而

飲之斗酒不盡而但

康熙六年丁未暢月穀旦筆

家治寅眷弟杜溎植芳謹撰

錢唐倪粲書

序

識古人事易論古難論古人事易論今事難古人往矣不盡讀其書不能知也盡讀其書而辭有異同傳有疑信文有燕郢

帝佛之論襍矣從而辨之則不存其學存亡殘也亟々人之事其散軼者既不能如古人之備有其書而其異同雜傳々跡並採道經之源流與夫

门户意見之私阿互訾者其

謭謬種士益甚至既乱而論

欺之而天下後世之責將在於

吾可雖未嘗略失據其以私

臆視而左右之乎則又不獨存

守其識存其所學之道識不足駕古人之上即不足為古人所欺道不足以折古今之道高下定其精粗即學與淺皆足佐我之膽發馳騁而有以駁

益絆之患猶以成一家之言
難矣支以一人之心目網羅千
百世之遺事微言於積紐緒
綴之中皆不失乎羽經翼傳
之意書若是可以傳矣豈求

之世未數〻然亡佚讀櫟園
因書影其連類廣取裁
約詞資趣來學不小也近復
得其總老重書影若干卷
其類益修而裁益嚴其例益

防專書要指文之瑰奇參不收理之難殆無不析說之氣磨牴牾處不正直指事繫人心義關名教抗揚反覆意尤摯焉甚矣 樸園

書之合乎道也夫文鼂〻異
彭猴〻怪綏窜陸敬款滌
之鼻襄之鑄斛新莽之威
斗釋道書何承天雞〻士
之治閑雅識不謂多人而成

書者少茂先博物之志景純
山海之經成書矣拔齊諧志
怪王嘉拾遺世多為益也王充著
論衡十餘萬言蔡中郎至
秘之帳中辯析雜辭可麗

睹不見劉子元史通一書可云
稱持論見於中論援據多汲
冢瑣語之類雖非無益拾遺
所學未博也近世淹雅之儒多
如楊升菴王弇州升菴之辯

異聞可義時傳鑿奔州識

掌故而措間入編其他卷卷悉

說我我璅璅又參識焉豈非褒

摭者病爲誣指訐者失多

辭論古事既苦其見之不實

論今李文忠其見之不虛乎豈
不難哉豈不難哉櫟園是
書至殆無幾也由其博綜以
觀其學由至精核以觀至淺
由至指歸之醇折衷之當以

觀其通近代來書之成一家
言而可傳者必推是也櫟園
天才縱之其詩文皆卓然大
家即以隸著況其劍首一吷
耳而當如法絃又筆之詩畫

之肉樹盃中他人之題條表侃

者櫟園逞々皆其筆墨沉

砌々助者馬遷固暨望而史

記成虞卿棄相印而著軒出

古々著書立言者維々滑之

憂患櫟園雖非意而成是

書櫟園之書成而李大白是

書之蓋乃在天下來世嗚呼豈偶

然哉

康熙元年壬寅秋日盱江年社

弟孫芳拜手書

書影序

史稱劉穆之決斷如流目覽手裁耳聽口答五官並用靡不贍舉予初心疑之以為世安有若

人徒壷語耳及從櫟園

先生捊始信人之才力

相越眞非意量所及媿

予猶榆枋之見也先生

言語妙天下文章風雅

冠纓當時學者尊之若泰山歸之若百川之赴海予束髮受書便已讀先生之文震先生之名不啻蘇軾見時之于韓

范富歐陽也徒以不獲接其門爲恨今來金陵始得執贄相與縈心晨夕而益歎先生之不可及也江南機務旁午文

書敘紀凡案日盈數尺
强半米鹽綫雜人格格
不能通者先生獨目洞
中機要剖決若神風行
電掣倏急立盡四方郵

問日至殊苦酬贈先生
邇時裁蓄屢有勸留或
索詩及古文辭擲豪輒
就文不加點而辭采爛
然朝夕一編手批口哦

窮年矻矻唯以著述為
事嗚呼偉矣今士大夫
既登仕版便謝去藝文
日不暇給間或寄情風
雅吏事不無癈閣而者

恒不能相兼先生於薄
書鞅掌中獨能紬横笥
家含英咀華無吏事之
勞而偏得文事之樂其
才不有大過人者乎先

生所著書甚富半已縣
諸國門茲復有書影之
剡書影者先生請室中
所為作也先生樂天知
命不以得喪攖其心胸

汲汲乎名山是問與孟明之演易潁川之受尚書何以異顧予竊有感焉太史公作史記中多憤懣一篇之中時時見

意論者謂其學一道未深先生當是時較之太史公其安危相去逕庭使他人當此必盡闔其牢騷不平之感先生澹然

𢇍繹發微之形于筆墨其勝古人遠矣今試取其書讀之凡古今來未聞未見可法可傳者靡不愽稽而幽討陸離光

性莫可端倪然其大指在乎正人心維名教感人之性情益人之神智長人之學問非徒張華慱物千寶搜神但矜詭

異爲也顧先生復厭不敢自居取昔人所云老年人讀書僅存書影予于臾之義故名曰影不知衆人其阻固已取書

之神與體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余集成先生語予曰子曷為我序之予烏足以序先生姑識其景服乎先生者如此

康熙六年歲次丁未季
夏山陰後學姜承烈頓
首撰

序

阜嘗上下千百年閒見古人卷帙繁浩頗𡘋以此自困詘每謂雄奇奧祕可以抒理解而安性情者古文

中不過數十家其餘佐人聞見得泛泛覽流觀盡其勝者多不過一百數十家廣及數百家而止而至于襍家瑣碎往往不耐蒐討雖

強爲涉目亦終不及領其
旨處緇末數葉輒厭置之
不少惜至誌林說部之篇
見有雷同傳會牽拘文義
相聚訟不止者則爲頭

岑〻痛領古人請用淡火之言為極悽而于櫟園周先生書影一集則一本能一本撫几歎絕也櫟園先生目空千古持論之嚴于昔人

著述不輕許不翅与予同
而兼採博涉雖繁蕪之言
不憚從千百中茹其一二
如揚粃糠而得嘉粟披砂
礫而獲良金閒有紕繆經

其技摘則亦莫不有精旨
可思適于道妙歲在庚子
從請室中歷溯生平聞見
加以折衷詮次成編一時
見者以為可資談助廣異

苑而阜獨以山非博物之
紀而明道之書也夫至理
之在天地下名一類而未
始遺一跡故經雅宏訓恒
昭、婦姑箕帚閒而桐華

虹見之徵郡湪明化事之
終始誠于是書而求之可
以啟人疑情可以資人冥
悟直使作者當日字、歸
于無有而一以縣解為大

通使古人之著述盡若斯也予將窮年盡氣以恣探之不暇又何至有廢卷之歎乎歷稽古之以述作名家者王充論衡之編蔡邕

獨斷之著皆輯自燕閒從容鉛槧而下蠶室而成書如漢代子長率多寫其憤激不平之槩惟櫟園先生以安閒出之雜以詼諧半

皆風趣若不知身在鍛鐺
響答閤者其神全者其天
定鬼神不得而禍之也又
先生所著賴古堂詩其成
自請室者皆感動人天一

時驚歎未有跡先生、平功名多顯于戎馬倥偬時而文章則盛之乎桁楊禍變之際益其人之自負磊落者天恆一不欲以逸豫稱

其材而磨厲于艱難百折中者必有非常之觀以卓爍古今而不敝也阜觀先生居官勤敏綜束吏民無遺慮簿書之餘偶有暇刻

即手一編不輟甚至參拜
大僚酬訪賓客坐輿幔中
往來市肆雜沓猶以裒然
十數卷自隨歸語同人輒
稱舉其詳曲雖甚久遠偶

晰一字之疑引據証明必
指其出何書載何卷以及
行墨之次第簡牘當命掌
記依檢應手而出一不差累
黍而卑讀書疎畧隨即健

忽偶有所得止能麤識大
意至有詢其姓名而茫然
不復記憶者人之度量相
越千百倍蓰而無筭固有
如是之不爽也其獲成是

書爲一代奇觀豈偶然也

哉而先生顧顏以書影雖

先生自道之詞爾、乃其

欲讀者因表測日緣鑑窺

形是書之傳神固在阿堵

中也雖然先生所著古文詞起衰救敝尤爲當今第一以其不肯輕出示世、尚未得覩其全然觀是書網羅之博採擇之精文筆之

高古亦可以想其槩矣予
書影之告成事也因書之
以為序
康熙丁未孟冬月治眷晚
弟高阜頓首題

序

古今四部載籍惟說家獨擅諸部之勝是於崇文諸目者幾半羣籍予束髮受書性

喜流覽先人遺書數萬
卷為說類者不棄予之
一文酒之餘從硯北抽架
上所藏如答人賓退蘇
園餘冬筆麈諸錄亦未

好不栩栩於開卷者哉
輒思掩去是書故作
者閱畢未廣則每以陳
風為新妍記述芸章又
書以紛紜而博洽不比而

齋諧志怪瑣語叢談上之無當於身心次亦何關於問學即汗牛充棟尔書肆說鈴耳予去取之義謂何此其中求其

輔翼經詮史明道垂教

檢束于心闡發神智標

新領異引人入勝者莫

未之有也惟宋王伯厚

困學紀聞一書採擷前

記發揮心得頗有可觀往猶憾甚盱衡注籍而缺略新聞寫亦負樑岸之誤者千慮一失譬者不免則信矣著書之難也

櫟翁先生天挺異質智人所謂十行俱下過目不忘者庶幾近之故於載籍無所不窺且文心靈異筆能鏤空默識

通術精能抉髓目之所

過手之所及方圭圓璧隨

遇而成其所著書影一

編予嘗得而讀之如入

武庫之中五兵縱橫矣

所不有廣而括興所磅
礴近而日用所服習遠
而千載之寥渺通而閎
見之親切大而經綸世
業之經術而飛潛動植

之情景不就所親所記筆
而著之於事之承訛襲
舛者則正其繆戾於人
之闇沒弗章者則發
其幽光以示夫古人深衷

昔志或未白於當時及
不詳於後者各為
之扶摘而表彰之闡揚
之俾學者以知覆經可以證
史可以明道而垂教使

讀之者有置身名勝之思有恢弘紹意之益手之而惟恐其易盡之之而但覺其可息識譚苑之聯翩而詞林之瓌寶也

又豈困學讀書所可同
日而語哉先生是書之
成方在因樹屋中正先
生負圖蒙難之日焉猶
且丹鉛不輟抽暇翦而成

此編易曰樂天知命故
不憂先生惟樂天故能
著之亦惟著書蓋見其
知命者吾家次公喻令
從夏侯博士受尚書揚

文定溥公於非所日誦五經其後登朝執政功業赫赫皆彼年所讀書也先生當雨雪瀌瀌之時而
天慈見眼後念舊德而栖

用之乃且登庸作輔如決

以文定當年吾志必欲

發抒其生平所學見之

於天下其所謂明道者

教者將堯舜君民而

知貲并其先可棄之為
經哉之於史又不拈翠
之詮之而已也昔人言三
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先
生之不朽備矣又豈僅

一若書立言已哉

康熙丁未孟冬望日門

人黄虞稷謹譔

因樹屋書影第一卷

櫟下老人筆記

屯溪螺隱校訂

先大人著述甚富常作觀宅四十吉祥相有益於世道人心備錄於此

案頭無淫書 昔人謂黃魯直作艷詞以邪言蕩人心其罪非止墮惡道近日作小說人豈止艷詞非常報應人人親見之案頭如有片紙隻字當盡數焚却壞心術喪行止皆此等書引誘人家兒女豈無識字者略一回想豈不可懼

架上無齊整書 本本精良一一完善手且未觸目於何有但觀架上便知腹中

座上有二三十年前老友堂中有七八

十年前古桌椅、門下有祖父遺留麗眉皓首老僕、如此方稱得世家、如此方免得漆氣
婦女不垂簾觀劇、粉氣髮香依依簾中羅襪弓鞋、隱隱屏下、甚至品評坐客、擊節歌聲、無所不至、優人之目、直透其中、坐客之心、廻光其後、可恥孰甚。
婦女不識字、列女閨範諸書、近日罕見、淫詞艷語、觸目而是、故寧可使人稱其無才。不可使八稱其無德、至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於釋子之後。娼妓之前。豈不可恥。
老妾孀婦不變作尼姑、其醜倍於改適不
宴客用優人、但當呼之別院登場、呼優人同坐、賜坐或尚在通融、呼之同坐角飲則褻甚矣。今人敬優兒如師友、殊令人訶、即不與之坐、不過日不在行而已。天下事。被在行二字。誤。卻。多。少。
不在席上按優人曲、不以節弁足、代爲

擊板、擊板接曲、去優人幾希、外無孩童、內無老婢、無孩童不惟省已防閑、抑且免人疑議、至禁錮老婢、二十以外、尚不爲之擇配、尤傷陰隲、不教婢子演劇、此亦好人家兒女也、安忍其出醜裝腔態、防閑尤難、作奸殊易、紙牌不入手中、近日馬弔盛行、士大夫儼然爲之不恥、予曰宜輿儓、宜董匠、宜不識字人、宜四達衢中九桌上、即令此中有千變萬化、神妙不測、肰一思手持者何物、豈不傀儡殺、絤之人不耐獨坐、不肯習靜、奕碁變爲馬弔、風日下矣、與其馬弔、寧奕不解新令、不爲酒糾、士人相聚、頗有可談、何至效靑布商傭、吩吹盌坐、寧受百罰、毋淪惡趣、予眼見以此生嫌疑者不少、肯習醫卜、但能究心、心自入細、其子弟能留心於此、便知他日不淪於下流飢寒、席上不勸人第二日補齋、即此一棄、便是與人爲善、持齋總是

戒殺我不持齋、彼能信心、何苦必破。僕從不與其戒、然專靠持齋、免禍祈福亦謬。

主人同坐者升坐、即貧友疎親、亦與主人同列、何至與奴僕為伍、此風倡自賤片、主人得意時、承奉奴僕、惟恐少失其意、殆失勢之後、飲恨報復、無所不至、敗家受禍、往往由此、凌晨客至、僕從已拱立候命、主人已盥沐相迎、乘朝氣則不夜飲可知、不夜飲則奴僕無姦盜詐偽可知、甚矣夜飲之害事也、僕從各隨其姓、即自幼僕子、亦當令各姓其姓、使人不昧其宗祖、即後、亦不致亂吾支派、防微杜漸、古人有深意存其間、門前僕從、見士人過、毋論識與不識、皆起身直立、遇諸塗、皆側立讓行、此雖細事、然主人忠厚不忠厚、奴僕生事不生事、皆由此而定。

不奴隸疎族窮親、疎族窮親

無所歸、代爲贍養、亦盛德事。覩不學蘇意、輕嘴
同奴隸、令供奔走、大傷元氣、薄舌
不離割聞、吃茶燒口角無關門事、言之鑿鑿、如
香、總屬彼猶耳、曾目覩鬼神
在旁、何不說得口中無刻薄尖酸議論、先輩云、
略活動些子、一語而
傷天地之和、一言而折
終身之福、切須念之、先輩格言、常在壁上口
頭、存之於心、則能體而行之矣、且凡夢俱可告
中口頭、已有二三分受用處
人、夢中所做所爲、常有不能告人者、充至於凡
人夢皆可以告人、去道不遠矣、古人驗心於夢、
又云、晝觀之妻子、夜十二歲以上小童不入內
驗諸夢寐、有以哉、
戶、女童不出內戶、不可以小而忽之也、肯爲人宛轉寄家
信、不浮沉、已屬盛德、更能宛轉以期必達、尤陰
隲事、以此類推、凡事肯爲人方便可知矣、

能明佛理、却不爲邪說所誘、白蓮無爲等教、其初皆信心從佛者、先儒云、精者不越吾儒、此語尚可議、若誕者、吾不信、則確不可易矣不明佛理、與老嫗瞎磕頭盲燒香者何異

肯周濟貧親戚、或助人婚嫁、或代完官贖、却不做佛事、不修建菴觀、總此一佛、寺宇已多、何必更建、近日私建私度甚多、將來必有一僧、難存、是菴皆毀之處、留心佛法者、不可不知、

肯爲人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眼前事報應、顯明易見、不必說活閻王、過陰人、諸事、反增人不信心、即不能奉行感應篇功過格、每日能體認所行善惡、

肯看感應篇、肯略略體認功過格、不必數黃豆黑豆、其人已有幾分好處

書館中小學生、有讀四書小註

聲、前輩無不讀小註者、近日反目讀者爲迂矣、子弟到老不明書旨、皆由不明小註始、讀小註子弟、到後來上者無離經叛道之慮、大亦免場中出醜、東問西問、不以病試醫、

肯將已驗醫方、或鈔或刻施人、不告醫者以得病之由、令其瘠中摸索、取死之道也、施方固勝施藥、然能製數種藥、常常施人尤善、舁送破衣親友出門外、在坐者問有、舁送門外、則以爲恥矣、須體驗、此等事最傷人心、不難有恩而難有禮、此語令人容易勘破你勢利心腸、受人賀分、即一箋一絲、無微不奮、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爲當然、此大折福處、亦大斂怨處、須知其從當貴而來、不磨祖父圖章、刻作已名、以此類推、凡事無改可知、

有贈祖父詩文者、能舉其姓字、習其篇章、亦孝子、亦

韻人、如此則能爲祖父報德可知、

不戲謔父執貧友、既知其爲父執、又輕之爲貧人、且有戲謔之不如已友者、孝子慈孫、必不如是、

內聲不聞於外、言勿論矣、

坐定不問新聞、省卻無限葛藤

司閽人回卑幼貧賤親串、惟恐傷其意、司閽人能如此、不知費主人如許苦心矣、

自鍾程幼洪邑曰、讀坦然周先生吉祥四十則、防嫌於微、杜禍於漸、外施家政、內端女範、長幼式訓、上下咸宜、言擇行修、立功寡過、盪滌爬梳、瑕疵淨盡、誠教家之良規、檢身之寶鑑也、易閑有家、禮嚴內則、皆以齊家爲端本澄源之要、先生窺其

深矣惠廸吉惟順則吉覯履考祥其旋元吉所覯必祥斯爲吉徵吉祥止止則又止而不遷之義也余願凡有家者各書一通於座右

新建徐世溥曰癸酉以後天下文治鬱盛若趙高邑顧無錫鄒吉水海瓊州之道德丰節袁嘉興之窮理焦秣陵之博物董華亭之書畫徐上海利西士之曆法湯臨川之詞曲李奉祀之本草趙隱君之字學下而時氏之陶顧氏之冶方氏程氏之墨陸氏攻玉何氏刻印皆可與古作

者罔敝天壤而萬曆五十年無詩濫於王李佻於袁徐纖於鍾譚

南昌陳弘緒曰嘉隆以來帖括剽竊之陋流入古文一二負名之士好以秦漢相欺字裁句掇蕩然不復知所謂眞古文吾黨憂之乃以唐宋諸大家力挽頹瀾毋亦謂摹秦漢之失或至舍體氣而專字句而唐宋諸大家無從置力於字句之間也齊人先配林而後泰山晉人先虖池而後河若韓歐者固所由以適秦漢之路矣

徐巨源常言、今天下文章聲氣可謂盛矣、雖然、日午月望、有道者所不居、異日必有以刻文得罪、功令數十里不敢通尺書者、已而婁東復社果有違言、識者謂巨源卓識、

象山王子長梴曰、按逆濠之變、當時請密旨、捐赤心奮然不顧者、孫許二公而已、事既已底定、朝廷據在廷公論、廟祀之、厥後紛紛訾議、乃躋許於左、孫次之、夫人臣事君、不幸當變、力盡則死、心安則死、死死、即分矣、復何言、復於既死而議

之日其賢於其豈不大謬哉或曰許欲先發而孫瑎焉應之曰逆濠之蓄遠矣一旦稱兵固其倉卒未定之謀而安在其可先發哉國家所以優禮宗藩重典具在萬一輕動而彼或中輟未舉豈惟不熄將沃之膏矣當時孫公惟務戢羣盜以剪其羽翼築城池治甲兵以堅吾之保障加斯而已或曰許立而罵不絕口以死於孫烈乎應之曰人臣之義力盡則死心安則死死與分矣烏在罵不罵哉雎陽之慷慨於分奚加文

山之從容於分奚損其趣一也且聞孫公年餘六旬方被縛時羣盜吳十三等素憾公多甘心焉蓋未至死所已拉折其脇雖極楚毒而公猶仰臥不爲屈非志定而氣完者能之乎二公者生則相臨死則相許乃無故易位而處之誠慮孫之未服而許之未安也聚食一堂之上而使之一不服一不安豈所以通晝夜之故哉　此論甚正究竟位置不知若何張許之死其時亦有異議今雙忠亘古如生而摇唇鼓舌者竟何

往哉昌黎書張中丞傳後云小人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今古一律

艾千子曰弘治之世邪說興勸天下士無讀唐以後書驕心盛氣不復考韓歐大家立言之旨又以所持旣狹中無實學相率取司馬遷班固之言摘其字句分門纂類因仍附和太倉歷下兩生持北地之說而又過之持之愈堅流弊愈廣後生相習爲腐勦至今未已南城圭峰羅文肅公當邪說始興之日矯俗自正力追古大家

體裁。當時以爲直逼柳州。天下後進。讀公之集。始知刻厲爲文。不襲陳言。不厭薄韓柳以爲可師者。皆公之力也。文肅公集初刻於盱郡。再刻、南國子監。武進淇澳孫公亦有選本、近其元孫栗七、復刻於家。較諸刻稍備、

艾千子曰。麻城周伯譽名世遴、生於時文軟靡勦襲之時。學者莫不記誦帖括。苟趨一世。伯譽獨按古經術之旨。而佐以歐曾以下。百家傳記之長。楚中開風氣之先者。自伯譽始。死時年二十七。梅惠連既爲梓其詩文、及制藝、王屺生常

携其詩文流通江淮吳越間然當伯譽稿未行時談節父刻之吳門爲兩進士稿行於世兩進士之名隨而顯甚原節父之意以伯譽未知名欲以進士重伯譽耳既而皆知爲伯譽也

蘭陽王王屋初名澤久字春卿後更名斥母李氏孕公公鳴於腹生而敏給善諧謔里中人率以爲狂士也舉於鄉戊辰計偕度巳文必入彀某公方分較春秋某方與璫涉公不欲出其門論中故爲詼語首云儂竊觀天下之事云云中

間論鬼神處奕曰如以爲無則慧娘之蔽裴生之門也麗娘之入柳生之室也撤棘後則其果已魁公及閱所爲論始有病狂喪心之評後某終以瑠累里人始知公非狂者辛未公仍以春秋魁多士除滋陽令公銳自見又婞急剛鯁會王孫市礫人公執笞獄行立怍諸王孫黨搆之直指弗察暴劾公檻車徵繫公雖廿日令然頗有惠聲其逮也士民數千人攀轅痛哭白日慘黷遮摐緹騎自卯至申不得前甚有賸嫂孤貧

鳩杖羇衣。亦覩力投金錢罏車轤之。且環而稽首緹騎曰。無苦。令令淸苦官幾日耳。且泣且拜。緹騎咸爲揮涕下刑部獄瀕死。賴惜公者力爭僅免。謫睢陽衞。年三十四。憤恚失志死。自預爲誌銘。以退之銘人者如銘。已卽取以自銘。世共達之。公著詩一卷。文二卷。詩淸婉有致。文則力追昌黎柳州。使假之年。進未可量也。予憐其志爲敘而梓於秣陵。

倪文正題元祐黨碑云。此碑自崇寧五年毀碎。

遂稱傳本今獲見之猶欽寶籙矣當毀碑時蔡京厲聲曰碑可毀名不可藏也嗟乎烏知後人之欲不毀之更甚於京乎諸賢自涑水眉山數十公外凡二百餘人史無傳者不賴此碑何由知其姓名哉故知擇福之道莫大乎與君子同禍小人之謀無往不福君子也余凡兩見此碑各不同碎碑之後宜無可搨必當時令郡邑各建之或尚有存者故其式弗一耳

在金陵時見馮錦衣所藏沈石田書忠孝卷蔡

數百本、萱亦數百本、皆縱橫淋漓、曲盡寫生之致、馮故璫馬阮亂時、都人惡之、盡毀其藏、卷不知竟歸何所矣、然亦不識此傖藏此何爲、

汴省迎春、歲內迎入周邸、歲外止及府門、謂關一歲豐凶也、蕭伯玉有詩紀之曰、豐凶原不在春邊、劣得周王省一錢、令旨傳呼是歲外、今年只許到門前、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辯然一出於正、死時年僅四十有四、防風茅止生

爲刻其遺稿於秣陵此稿實勝於公舊刻止生一序亦極確當畧無諱於石公予舊藏一冊沒于大梁今再覓之既不可得而止生原序石民集中又不載不知何故近見石公全集間有收入者然終不能備亦不如單行之爲愈

葉文通名蕡無錫人多讀書有才情酉心二氏學故爲詭異之行迹其生平多似何心隱或自稱錦翁或自稱葉五葉或稱葉不夜最後名梁無知謂梁谿無人知之也當溫陵焚藏書盛行

肆、坊間種種、借溫陵之名以行者、如四書第一評、第二評、水滸傳、琵琶拜月諸評、皆出文通手、文通自有中庸頌、法海雪、悅容編諸集、今所傳者獨悅容編耳、文通甲子乙丑間、游吾梁、與雍丘侯五汝戡、倡爲海金社、合八郡知名之士、人鐫一集以行、中州文社之盛、自海金社始、後誤納一麗質、爲其夫毆死、文通氣息僅屬、猶鳴寃邑令前、惜乎無有白其事者、侯汝戡言其遺骸、至今旅泊雍丘郭外、

故老傳聞、羅氏爲水滸傳一百回、各以妖異語引其首、嘉靖時、郭武定重刻其書、削其致語、獨存本傳、金壇王氏小品中、亦云此書每回前、各有楔子、今俱不傳、予見建陽書坊中所刻諸書、節縮紙板、求其易售、諸書多被刊落、此書亦建陽書坊、翻刻時刪落者、六十年前、白下吳門虎林三地書未盛行、世所傳者、獨建陽本耳、即今童子所習經書、亦尚是彼地本子、其中錯訛頗多、近己亥閩中麟經題訛、至形之白簡、宋時場

屋中、亦因題目字訛、致士子喧爭、皆爲建陽書本所誤、古今事相同如此、故予謂建陽諸書、盡可焚也、建陽本、明初時紙版尚精潔、字細而行密、類宋板式、近人所藏宋板書、多是建陽明初本、不可不辨、

顧春、吳庠生、娶俞氏、嘗涉獵書史、有婦道、春患瘵不起、呼婦囑以好事舅姑、養子女、言旣切、又至再三、婦曰、一言當終身服行、何俟再三、乃潛握剪以利鋒剚於左目、流血滿地、絕而復甦、夫

責曰、何乃如此、此曰示君信也、夫乃絕、沈石田有詩紀之、

佛經有眼以睡為食語、何元朗見蘇端明手書赤壁賦、而吾與子之所共適、適作食、後人以為出此、不知然否、

吳梅村曰、大司馬白谷孫公、代州人、長身伉爽、材武絕人、其用秦兵也、將憑巖關為持久、撤趣之戰、不得已始出、天淫雨、糧糗不繼、師大潰、潼關陷、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歿、從騎俱散、不能得

其屍公之出也、自念必死、顧語張夫人、夫人曰、丈夫報國耳、毋憂我、西安破、率二女六妾沉於井、揮其八歲兒以去、兒踰垣避賊、墜民舍中、有老翁者、善衣食之、二年、公長子世瑞重趼入秦、得夫人尸、貌如生、老翁歸以弟、相扶還、見者泣下、葢公素有德秦人云、公死而天下事遂去、然其敗由趨戰、且大雨糧絕、此固天意、未可專責公也、公之參佐、惟監軍道喬公以明經奏用、能不負公、潼關之破、同日死、名元柱、定襄人、

張蓀居曰、明詩四變、爲海內口實者七人、秦齊吳豫各一、楚獨居三、然初變而李何、再變而王李、不失爲盛也。變而公安竟陵、翫矣。吾豫當初變時、一人起而左右北地、鏗金戛玉、至今踔厲。詞壇王李樹幟、公安矯枉、豫獨不與、不欲與也。竟陵時、新野馬仲良、同伯敬起家庚戌進士、自造新聲、偕吳門亦房唱和、其詩抉鏤性靈、鮮警秀異、足以移易一世、王馬之名、宜與鍾譚並、乃世唯口鍾譚、不及二氏、則爲仲良者不幸、而詩

不播於天下為風氣所歸抑幸而不列變中反得免世詆訶耶

去汀州八十里名藍田石城邑所屬地有山號蠟燭峯圓秀異常山腰環轉一路如帶路產糯米雜砂礫中色若火微煆而文理劃然鄉人病心者拾噉之即愈余曾遊此命小奚數人拾各盈匊幾殆盡矣旋踵視之又纍纍如貫珠真異事也

蘇桓曰顧東橋先生初守開封抗中常侍遂遭

讒誣逮至京師以公在官清惠獄久不成世宗
皇帝密遣使就開封覈實止得多裝詩卷一事
公對簿謂時平流寇實與巡撫都御史澤等賦
凱歌有所裝潢如不法則都御史亦不法也中
常侍讒遂不行止鐫二秩出知全州時横涇先
生初成進士公自全州貽書述祖宗之德著謙
愼之訓凡千餘言復寫在全所著定志篇又詩
十餘章行楷莊健頗得二王之法桓今年自新
建來從横涇先生曾孫夢游許得見此書慨然

見先朝之法中常侍欲誣一郡太守而不可得又見世宗皇帝能爲一太守受誣遣使覈實且嘉其時爲方伯廉憲御史都御史無一人欺心媢內以傅會其事卒陷公者又見公爲太守時得與都御史賦詩爲樂不似今日上下懸絕分若君臣而公知弟之明教家之道俱可無愧於古人焉公仕至大司寇橫涇先生官僉憲副

聞故老言南京舊院有色藝俱優者或二十三十姓結爲手帕姊妹每上元節以春檠具殽核

相賽、名盒子會。凡得奇品爲勝、輸者罰酒酧勝者、中有所私、亦來挾金助會、厭厭夜飲、彌月而止、沈石田有盒子會詞、予二十年前、常見金陵爲勝會者、略有此風、今舊院鞠爲茂草、風流雲散、菁華歇絕、稍負色藝者、皆爲武人挾之去、此會不可復覩矣、

虎林昭慶寺僧舍中、有高則誠爲中郎傳奇時几案、當按拍處、痕深寸許、則誠名明、永嘉平陽人、旅寓虎林之崇儒里、博學洽聞、仕元終福建

行省都事弟誠、字則明、亦有文名、相傳高皇帝召明、明以疾辭、使者以明所爲中郎傳奇進、上覽之曰、五經四書、譬諸五穀、不可無、此記乃珍羞之屬、俎豆之間、亦不可少、余謂此亦後人傳會之語、則誠之詞誠工、使者恐終未敢以此等書上進也、予又見續文獻通考、以琵琶記、水滸傳、列之經籍誌中、雖稗官小說、古人不廢、然羅列不倫、何以垂遠、

倪文正言、梁鳴泉公五歲在父抱中、輙請得郎

日就師學、父詰之云、今破日不佳耳、公曰以破吾愚豈不佳、父大驚異、每語人吾斯知項槖黃童非俊物也、

吾邑王公半菴、名惟儉、字損仲、官至工部侍郎、性敏慧、嗜學、好收藏三代銅玉器、常得漢玉觥、爲世所未有、因以寶觥名齋、日觴咏其中、公每謂諸史中、無如宋史煩猥、欲删潤之、以成一代之書、書成將半、而公謝世、汴水奔騰、並其未成之本胥失之矣、予生也晚、未及見公、僅得交令

嗣雁澤、後在吳門市上、得公詩文、各一卷、予爲序而鐫之、以歸雁澤、公詩文皆不苟作、矜慎自娛、故所存不多、然亦無不足傳者、公起家山左濰邑令、予初謁選之前一日、夢公揭簾顧我自言我同邑王半菴也、次日余適得濰令、公治濰多威惠、其去也、濰人德之、立祠祀公、予至邑之明日、即往祀公、蓋公莅濰時、甫廿餘、邑中至今呼爲小王公云、雁澤名温叟、邑庠生、有品行、

商丘陳叟、名百萬、生長嘉隆間、一百九齡、曾登

賓筵無子有二女予友雲間周宿來茂源過商丘作一百九齡陳叟歌贈之

楚有張君燧爲陳士業言廣南有韋土官自言淮陰後當鐘室難作淮陰客某匿其三歲兒知蕭相國素與侯厚善客往見之微示侯無後意相國仰天嘆曰嗟乎寃哉淚涔涔下客見其誠以情告相國驚曰若能匿淮陰兒乎中國不可居矣急跳南粵趙陀遂作書遣客匿兒於陀曰此淮陰兒公善視之陀養以爲巳子而封之海

濆賜姓韋用韓之半也今其族世豪於海壖問有鬻佚所遺之書尉陀所賜之詔勑之鼎器士業曰予常怪趙陀以魋結箕踞之君長而薄粵中無足與語遇陸生遽蹶然而起今以韋君之事觀之陀固人傑也哉獨惜淮陰之客存藐孤而卒不顯其姓名於天壤也悲夫

或有難士業者曰子記韋士官事奇矣奈與史牴牾何長樂鐘室之禍蕭相國實紿之司馬遷云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葢實錄也何忍於其

身而廼稱寃於其客不亦亦謬乎曰唯唯否否何之紿淮陰也悉出呂后之謀何亦懼禍而迫于不得已耳呂后謀之而何不從高帝之疑當不在於請苑益田之日矣且召平不云乎上暴露於外而君居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封置衛徒以淮陰新反疑君心也夫益封置衛不以爲報功而以爲見疑乎亦知誅淮陰之事於相國無與矣自古功臣寃死者衆而淮陰爲最悔不用蒯通之計之一言淮陰心事昭然司馬遷

以反之一字加之非爲呂后諱爲高帝諱也

德州程正夫言順治癸巳正月十八日夜風雨甚恩縣邢村陂中氷卓立成山廣四丈高二丈許峯巒秀拔谿壑迴環一磴委蛇相通觀者遠近畢集至日千餘人禱祠焉遍考諸書古無此異不知何祥也余按正德中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忽凍爲氷柱高五丈圍亦如之中空而旁有穴數日後流賊過文安民避入氷穴賴以全活者甚衆正如此類

胡菊潭先生曰、蜀中新灘、巨石亙流、空舲越渡、昔有行僧、發弘願、欲槽石梁以通利涉、江神夜告之曰、此天所以養斯地窮黎也、如公約民不聊生矣、遂已之、蓋放舟剝運、皆貸力於土人、

朱竹、墨菊、余初亦但求之楮穎間、後親見朱竹於延平山中、數頃瑱玕、丹如火齊、又類典中載漢時永壽里出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爲書、乃知世原有此、特未之見耳、各賦二詩紀之、高倩直與曉楓隣、傞舞安知醉有辰、舊族傳爲絳

縣老孫枝近作赤城人瀟湘淚盡終餘血淇澳
花繁不是春曾在龍門柯畔立支離更見爨中
身一亂擗桃花映客酡斜批鶴頂間青蘿翻新
競比紅兒曲截笛西吹赤帝歌酒醞宜城光未
定冠裁薛縣色全訛遥看岩下斕斒處或是秋
深柏葉多右朱竹　寂影糢糊陶令門元霜冉冉借
秋痕雨中送酒衣偏白霧裏看花眼倍昏永壽
寒尋蒼玉亂南陽晚映碧潭渾就荒三徑歸來
後只覺長松獨自存一把得寒英色未倫夕餐

只認鞠通身、籬邊月落情無奈、霜裏燈揺影倍新、不識黄金眞燦艶、獨憐青女自横陳、瀟瀟一夜重陽雨、元對羲皇以上人、右墨菊

某吏部一夕爲小偷入宅、宅内戸扃嚴甚、無所得、獨盜鷄雙翼以去、吏部故居城郭、次早則縣典史至、次知縣至、次知府至、問所失幾何、願授簿追之、吏部僞以金銀錦幣諸重器爲籍、使追捕如法、數月後、獲他盜於境、盜多重賚、郡縣皆知其非吏部物也、然陰迎合之、召其家使識具

識爲已物、沒入之、又有吏部某、志其名、吏部始居城郭、以擇形勝山居、所居曠漠、一日午坐、盜僞爲某官來謁、吏部方出肅客、盜卽持其手、紅巾露刃、左右班聲如雷、盡空其所積以去、次日郡縣守巡各至、問所失、吏部曰、吾家無一物、獨去破甑具一床耳、然郡縣守巡畏其威、不敢不補緝如法、旬月獲之、諸重器具在、盜亦自伏爲吏部物、召使識之、吏部竟以前辭拒不受、艾千子曰、夫識其所有。與識非其所有。人性之常也。

兩吏部一以名一以利至於冒其所非有而不敢居其所有哀哉

續文獻通考載羅貫中爲水滸傳三世子弟皆啞此書未大傷元氣尚受報如此今之爲種種宣淫導慾之書者更當何如可畏哉

水滸傳相傳爲洪武初越人羅貫中作又傳爲元人施耐庵作田叔禾西湖遊覽誌又云此書出宋人筆近金聖歎自七十回之後斷爲羅所續因極口詆羅復僞爲施序於前此書遂爲施

有矣予謂世安有爲此等書人當時敢露其姓名者闕疑可也定爲耐菴作不知何據

古文人初持其一偏之說與人鑿鑿不相下殆識益高心益下未有不翻然自悔者王司寇元美其始與歸震川太僕論文頗有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畫像屬妻子柔書之曰千載惟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始傷又公素不喜蘇氏文而公之季子時向子柔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爲策耳吾晉

楚錄文、豈能及之哉、又傳公易簀時、床頭尚有文忠集一帙、又公常書陳白沙集後云、公甫詩不入法、文不入體、又皆不入題、而其妙處有超於法與體題之外者。余少學古殊不相契。晚節始自悔心。偶然讀之。或倦而躍然以醒。不飲而陶然以醉。不自知其所以也。公又常題西涯樂府後云、余向者於李賓之先生擬古樂府、病其太涉議論、過爾剪抑、以爲十不得一、自今觀之、奇古創造。名語疊出。縱未可被之管絃。自是天

地間一種文字。若使但求諧於房中鐃吹之調、取其字句斷爛者而模範之。以爲樂府如是。豈非西子之顰。邯鄲之步哉。余作藝苑卮言時年未四十。方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爲定論。至於戲學世說。比擬形似。既不切當。又傷猥薄。行世已久。不能復秘。姑隨事改正。勿令多誤後人而已。錢牧齋宗伯曰、嘉隆之際、躋北地而擠長沙者、元美爲之職志、至謂長沙之啓何李、猶陳涉之啓漢高、及其晚年、氣漸平、志漸實、

舊學銷亡、霜降水落、自悔其少壯之誤、而悔其不能改作也、於論西涯樂府三致意焉、今之談藝者、尊奉弇州卮言、以爲金科玉條、引繩批格、恐失尺寸、豈知元美固晚而自悔、以其言爲土苴唾餘乎、津刻舟之人、知劒去已久、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合觀元美先生所言、與牧齋先生所論、後之人見地未明、擇途未定者、其持議何可不慎哉、

空峒黃河水遶漢宮墻之什、集中不載、或以爲

結有只今誰是郭汾陽句、唐人事、空同自以爲不讀唐以後書、恐開後人口實、故自遁之耳、先輩矜名太過。論多拘泥如此。然今日隨手掇拾。無事不可入詩者。覩此亦當少知所戒矣。

李子田曰、金山志、唐孫魴詩、萬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檣過坊僧定、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而李翺詩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囂塵、過櫓妨僧夢、驚湍濺佛身、誰言題詠

處流響更無人夫翔唐之名士不應登一名山至蹈襲同時之人如此或編書者誤耶○李習之不能詩集中僅二首亦不佳未嘗有此篇也決係編書者誤收

水土之氣上升爲天地有體而天無體譬如火焉烟在上灰在下也夫天元氣也皓然而已無他物焉見楊泉物理論此語最確然水土之氣上升爲天尚覺有滯滯在爲之一字當云水土之氣上升於天方合皓然無體之理

常山梁愼可維樞曰、薛公家相、以尚氣忤中貴殞其身、公沒、藉其家無數百金、產天下莫不悲之、公嘗言天下無事所重只一冢宰、有事只一大司馬、明朝兼長者、前馬鈞陽、後惟楊蒲州、

李國祥、字休徵、江西南昌人、張林宗先生之師也、幼而穎異、博學能文、由例監仕兗、以詩罷官、貧不能歸、僑居夏鎮、日不能給、購其文者、或予數金、得即散之、所著有濡削選章河工諸議、松門山房十部集、行於世、

一甲科問於蓮池曰、世間何等人最作孽、蓮池曰、公等甲科七篇頭老先生爲最、其人愕然曰、自揣生平、未必至此、蓮池喝曰、誰說你自做來、諸凡倚勢作威者、上帝降鑒、悉坐公等、於是縉紳之徒、咨嗟太息、不得其方、明卿獨曰、方寸不惡、五官誰敢、所患已實惡、而藉口親戚、反開脫罪之門、上帝深怒耳、苟朝夕討過、孳孳積德、彼倚勢作威者、明神有赫、獨能逃乎、

張萘居曰、燕市有龍身、方鱗鉤爪、長六尺許、頭

角悉具係宮中貢物按方觧古未經見誌之備博物一班、

予幼從家大人手錄詩藁中見牛左史周藩王宮辭五首、詩雖不多、然可代夢華錄數卷因爲梓傳當時但知左史爲武功人而不識其名後致牧齋先生載入列朝詩選中先生云左史名恒嘉靖乙未進士有才名常爲劉繪所推云左史原詩錄後春殿牙籤萬軸餘香匀風細絲窗虛侍兒臨罷誠齋帖函出先呈女教書、一蕭蕭

修竹映池寒、分汲銀瓶灌牡丹、報道花朝開內宴、競持金剪遶朱欄、二 夜來行樂鴈池頭、侍女分行秉燭遊、唱徹憲王新樂府、不知明月下樊樓、三 叢生桂樹後山幽、花石猶傳後代留、宮嬙引來巖際望、蔡河春浪拍天浮、四 吹臺南下令婆墳、憶昔從王掌祕文、今日綺羅何處是、野花啼鳥自紛紛、五

寫小照者、推閩人曾波臣、鯨波臣以秣陵為家、然余未及見其人、近則推莆田郭無疆、龔虎林

謝文侯、彬兩生筆致秀婉、無作家氣、不獨曲肖神情已也、記金陵人言戴文進、永樂間初至金陵、襆被爲負者挈去、文進借酒家筆、圖其貌示衆、役夫咸曰某也、往迹之、得不失、吳小仙春日同人遊杏花村、酒渴、從老嫗索茗、明年復過之、老嫗已謝世、小仙援筆追寫其像、其子見之、大慟不已、乞而藏之、家又傳小仙幼時戲爲蒙師之婦寫照、師怒詈之、後婦亡、累摹弗肖、竟用小仙之筆以祀、近吾友陳章侯偶倣淵明圖爲子

寫照見者以爲郭謝兩生不能及三公皆不以
寫照名而落筆輒奇妙若此至人信不可測
永州知州某有母年八十餘度不得見其子而
死剪髮一縷寄之而某居州如故唐公有懷時
爲守闔而惡之力請黜免上官曰是素無大過
公曰一縷髮足矣過有大於是者乎卒黜之有
懷爲荆川公尊人
楊升菴常詆解春雨學士書爲鎮宅之符近日
畫家競目吳小仙張平山爲外道蕭伯玉常言

其家正固先生傳是春雨楷書精妙仉倫與其先長史公書雖復奇逸亦不失程度而余在南都從顧東橋先生從孫友生家見小仙爲東橋先生所作山水細潤絕倫家大人所藏平山韓熈載夜燕圖通幅皆有夜氣細秀無點塵俗皆不類尋常所見乃知世人妄詆前人書畫皆未見眞本耳持論不可不愼

小品中載有薦藝士於顯貴者其人固平易顯貴雖禮之然未嘗問其所長瀕行其人曰辱公

愛有小技顧獻於公乃索素紙爲圍碁盤信手界畫無毫髮謬顯貴驚嘆乃復尊禮之又正統中周伯器名鼎爲沐陽尉晚棄官隱湖上年九十修杭州誌燈下書蠅頭字界畫烏闌信手與目不折紙爲範毫髮不爽乃知世間絕技亦有相同者

陳大樽曰陳眉公徵君語予曰少時見元美先生云往者燕邸之會于鱗詩必晚出見他人有工者卽廢巳作不復示人前輩自矜其名乃爾

今人類唐放筆便布通都何其不自好也

水中苔可食者一名魚衣茭白一名菰臂竹箭笋一名箭萌俱見古今致芡實一名卵菱見管子書物有異名亦須小有韻致乃可存不然即十百名不如存原名之爲愈也

有宦閩者攜雙鸚鵡歸江右兩禽晨夕相依時絮絮若昆季後宦者以一贈陳子右蔚韓子人穀亦得其一其將離也低徊婉轉若不能爲情者陳韓固親串過從無間鸚鵡時互相問哥哥

好。未幾陳子齋中有異物搏鸜鵒死陳子痛之甚既除地以瘞之又語人穀賦詩弔之詩成人穀持告其家羽輒騰躑架上曰哥哥死哥哥亦傷惋不勝遂不食越日亦蛻去二子廣乞名詞爲之志述江右三吳諸詞人皆有作因彙爲一集顏曰羽聲合刻鄧子左之爲之序序亦悽惻肆動物固多情如此又吾梁山貨店市肆養鸜鵒甚慧東關口市肆有料哥亦能言兩店攜二鳥相較鸜鵒歌一詩料哥隨和音清越不相下

料哥再挑與言。不荅一字。人問其故。曰彼音劣我而黠勝我。開口便爲所竊矣。臬司有愛子。病篤。購以娛之。賈人籠之以獻。鸚鵡悲愁不食。自歌曰。我本山貨店中鳥。不識臺司衙內尊。最是傷心懷舊主。難將巧語博新恩。留之五日。苦口求歸。乃返之山貨店。垂頸氣盡。萬曆年間事也。余同青中記古鸚鵡夢二則。已爲奇絕。鸚鵡能詩。尤所未聞。詩選入列朝詩集中。尤奇。然每以語人。人多不信。後閱逸史。唐武后蓄一鸚鵡。名

雪衣能通心經后貯以金絲籠一日戲曰能作偈求解脫當放出籠雪衣若喜躍狀須臾則吟曰憔悴秋翎似禿衿別來龍樹歲時深開籠若放雪衣鳥常念南無觀世音后喜即爲啟籠居數日立化於玉毬紐上后悲慟以紫檀作棺葬於後苑鸚鵡作偈頓證正果尤異矣

元人作劇專尚規格長短既有定數牌名亦有次第今人任意增加前後互換多則連篇少惟數闋古法蕩然矣惟予門人邗江王漢恭名光

曾所作想當然猶有元人體裁其曲分襯之則小令合襯之則大套插入賓白則成劇離賓白亦成雅曲不似今人全賴賓白爲敷演也又常見檇李李君實所爲禮白岳記分襯之各爲一則合襯之共爲一記而詩即連綴於中分襯之則詩合襯之詩亦記也詩文照映使山水神情無所遁避其間眞是合作今人爲遊記者意在謀篇終難逐境章法固自貫串境地終未分明且記自記詩自詩使讀者因記以憶詩持詩以

尋記筆墨間隔神情不屬不數行欠伸欲卧矣故予以爲王生之劇李公之記皆可爲今人法也想當然托盧文榧之名以行實出漢恭手

相傳黃山畢公服温肭臍初頗有驗久之得沙淋疾沙皆作犬形頭尾喙具又傳潤州某公補劑中多用敗龜板垂十年頗健晚患蠱膈乃謂白飛霞飛霞診視良久曰此瘕也公豈餌龜板藥耶今滿腹皆龜吾藥能逐之其骨節腠理者非吾藥所能也乃與赤丸數粒服之下龜如荻

大者升餘、得稍寬、不數月死、易簀時、驗小遺、悉有細蟲、髣髴龜形、物得氣而傳如此、可畏哉、

閩中才雋輩出、頴異之士頗多、能詩者十得六七、壺蘭以下、間有杓字、會城以上、則居然正音、彬彬風雅、亦云盛矣、第晉安一派、流傳未已、守林儀部高典籍之論、若金科玉條、凜不敢犯、動爲七律、如出一手、近頗有尤異之士、逈出其間者、然終不勝慎守故調者之多、

入閩士人、咸能作小楷、而會城人尤工、此兩浙三吳所未有、

勿論江以北也弟舍古法不遵而專學林處士寵處士正書倣歐率更而間以黃庭之意行之處士意在以勁婉驛騎兩家而學者專尚其嫵媚千腕一律數見不鮮並處士亦爲人口實矣凡此皆予閩中憾事至於蘭過嶺始芬書十年即腐此則天制之非人力所能爲也

元武伯英咏燭剪一聯云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香後人艷稱之李君實以爲上句無味改爲吐殘月魄纂顚動蹴落花鬚燕尾香

後又改云朱櫻顆坼金蟲墮絳樹花殘玉燕斜

自云綺麗予謂蟲顆二字不雅玉燕斜終不如

燕尾之恰武之上句咏燭下句咏剪不必字字

燭剪始爲工也。

李君寶常言精墨乃松液所成又經化煉輕升

滓濁盡去如膏如露濡毫之餘閒用吮吸靈奇

之氣透入竅穴久久自然變易骨節澄鍊神明

謂之墨仙非虛語也世謂耽書畫者必壽此理

也耶予戲謂鞠通嗜墨屑遂能妙合琴理愈人

輦蹟此必服食之一種滕達道蘇浩然呂行甫皆好啜墨水不徒作韻正欲得仙北齊策秀才下者飲墨水一升非徒罰其濫劣正欲藉此妙藥豁其靈心耳

李贊皇與白傅不協終身不肯見其詞翰恐一見便爲回心宋延清乞其甥劉希夷花落花開之句許而不與怒以土囊壓殺之令人讀詩文者痛癢了無覺觸求其能以土囊壓人乞取佳句者正不易得況啓篋回心者乎

蕭伯玉云馬季房詩黃茆白霧三千嶂瘦馬單衫十八盤秣陵舊院繡幕鶯花三月雨畫梁燕語六朝春故自佳

陳士業曰唐人之文散亡而不傳者甚多其不足傳者無論乃若卓然見於韓柳文集如退之所稱之侯喜子厚所稱之吳武陵一以爲其文甚古一以爲可追西漢兩君著作必有大過於人者今其集俱無存矣歐陽公藝文志載有吳武陵詩一卷而他氏之目則俱無之若侯喜所

作、則雖歐志亦已不覩其名、獨其載於英華文粹者、僅僅未絕耳、二人見推於韓柳之文、彰明較著如是。而其集俱不免于散亾。其他泯沒者。又何可勝道。宋之古文、始于穆伯長、伯長矯楊劉駢麗之習。力以韓柳爲宗。其後遂有蘇子美輩典雅之文出焉。而尹師魯歐陽永叔翕然一變於古。則皆伯長所開也。然伯長不特長於古文。先天之圖。秦漢以來未發之祕也。而康節得自伯長。太極之圖周孔未盡之蘊也。而茂叔亦

得自伯長是宋之文統與道統皆自伯長倡之伯長之文必非無關係之作今其集亦竟未見于世馬端臨通考有穆修集三卷而近日焦弱侯太史亦列其目於經籍志與端臨卷數正合則其集固未常亡特未見有好事者爲之流布耳嗟乎古文之存於今日鮮矣藏書之家秘之而不以示人剞劂之家求之而不可遽得兩者不相爲謀則是古文終無流布之日可嘆也

徐世溥曰詩文之傳有幸有不幸焉幸而出於

童子則傳者什九幸而出於婦人女子則一脫卩筏不傳矣今婦人之能詩蓋鮮矣以其為婦人也故人不求備不大望焉於是並其陋者載之古者太史採詩以觀民風自羈旅窮士匹婦兒童之歌謠莫不採之以今揆之必其出於男子者十八九而婦人之詩一二也孔子刪詩定國風婦人之詩乃十居六七豈當世婦人多能詩而男子不嫺歟抑豈以女子故重之以男子而略之歟後世太史採詩之職廢而民間女

未聞有詩者自非托於貴族書於驛拾於道失身於倡家而贈送遠人微是四者雖有谷風之怨死麕之貞無由得傳故後世有貴姬與賤倡之詩而無士庶妻妾之詩斯所由古者多而今也少乎

宛丘王氏十五歸予即能詩如溪上云小雨勻溪穀鬪花落釣絲題顧綉大士像云月融全脉指煙動强名絲咏待兒纖指云别花春影賦浣硯墨痕纖夜坐云秋心增半夜雨氣滿孤燈小

女牽衣問大母平安云牽衣憐弱女學語問高堂貝葉菴春日云承花開布席拜月自開簾聞磬云薄命憐蟲臂全家在虎牙避暑棚下云半榻閒隨高樹葉一林獨聽晚蟬聲圍城云巳分殘軀同鼠雀敢言大樹撼蚍蜉哭父云脉望生前寧作蠹蒼松化後不爲樗戲題三姊畫彌勒像云強顏一笑全無着覿面時逢號未來七夕云一夕綿綿億萬年猶勝人間白頭死皆有思致詩二百餘首小詞數十首余欲傳之輒欲自

焚曰吾懼他日列狡獪瞿曇後穢跡女士中也葢自來刻詩者方外之後緊接名媛而貞婦烈女大家世族之詩類與青樓泥淖並列姬每言之輒以爲恨予嘉其志書而藏之不敢付梓並其名字亦不忍露也

楊穀茂才上元尹以若役役其父兄穀往訴之尹以其高年易之試以詩穀援筆成草中射虎心空在天上屠龍事已非之句尹改容謝之

吳擴字子充崑山人移家秦淮崔駙馬山池一

詩云平陽池館接青霄閬苑瀛洲路不遥帝女巧將霞製錦仙人常以鵲爲橋樓前壘石雲生座洞裏探梅雪滿條詞客慣來陪賞洽月明酬聽鳳皇簫李于鱗選入詩删子充即元日賦詩懷介溪閣老者

盛仲交游祈澤寺從佛龕中得弊紙書一律云研池滿座落花香疊透織毫染漢章靜臥稠衣雲似水高懸紙帳月如霜梧浮野渡魚龍遠錫振空山虎豹藏幸對爐烟坐終日煑茶清話得

衕徉友人褚儐、呈雪庭法師座前淸寬、洪武辛亥暮春書淸隱小軒、周吉父云、儐字本中、不如是金陵何許人也、

馬融圍棊賦、樷行陣亂、敵心駭遑、迫兼其雜、頗棄其裝、按雜、音義與岳同、棊心及四角、各據中一子、謂之五岳、言不可移動也、卽今所謂勢子、但今黑白子各二、分據四隅耳、中一子應黑應白、必又有法、古今道數、亦自不同、近余集生中丞、創爲圓棊盤、然其法與方棊盤亦無大異、

圓觀、李源歌三生石上竹枝詞者、甘澤謠、神僧傳、皆作圓觀、蘇長公作圓澤、

今人演武三思素娥雜劇、鄙俚荒唐、見之令人噴飯、然實本於唐祠部郎中袁郊所作甘澤謠、或曰甘澤謠別自有書、今楊夢羽所傳、皆從他書鈔撮而成、僞本也、或曰夢羽本未出時、已有抄太平廣記中二十餘條爲甘澤謠以行者、則夢羽本、又贋書中之重儓矣、

江淮謂群鸖旋飛、爲鸖井、見酉陽雜俎、近聞人

曰、鸛巢中銜土爲宮、含水貯之以飲雛、名鸛井、

甘蕉聞雷而長、孔雀聞雷而孕、

黿腸屬於頭、故倒懸之、則頭垂於地、

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鶴左右脚裏第一指曰兵爪、俱見酉陽雜俎、

左傳莊公寤生、驚姜氏、杜預注、寤生、難產也、不言其詳、宋朱申注、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方知

之以其寤寐而生故武姜驚也焦弱侯筆乘載吳元滿說據文理寤當作遻音同而字訛遻者逆也凡婦人產子首先出者爲順足先出者爲逆莊公蓋逆生所以驚姜氏予以臆論之今北方難產者落地無聲若熟寐然以火氣薰接其臍或從旁擊鏡以引其聲始能寤謂之草寐十只有一二生全頗使人驚寤字原不訛傳言莊公寤生不言武姜寤生也如魯齋注則當云武姜寤生矣魯齋注固可笑硬改遻字亦屬牽強。

不如杜注難產所包者廣也。水經注曰、徐君宮人娠而生卵、以爲不祥、棄於水濵、孤獨母有犬名曰鵠倉、得棄卵、銜以歸、獨母以爲異、覆煖之、遂成兒、生時偃、故以爲名、按偃卽寤生意、
廣韻藻載鶴頭書、古用以招隱士、按蕭子良古今篆隷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詔板所用、漢謂之尺一簡、後人因唐詩有鶴書猶未至、那出白雲來、遂謂古用以招隱士、若其餘詔板、皆不用此體、又若獨創此體以招隱士者、泥矣、

盧奐累任大郡、或有無良惡跡之人、必行嚴斷、仍以所犯之罪、刻石立本人門首、再犯處於極刑、民間畏懼、絕無犯法者、故民間呼其石爲記惡碑、右見天寶遺事○即今州縣送惡人牌懸門之始。

金日磾母死、詔圖畫甘泉宮、婦人圖形僅見此、呼延贊有膽勇、鷙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盛

冬以水沃孩幼冀其長能寒勁健其子常病贅
封股爲羹療之見宋史封股療見眞大孚事
身爲犧牲禱於洪水洪水無知沒而後巳民思
其仁立廟以祀嗚呼哀哉不書於史右五代晉
趙元佐羊使君廟贊○廟何地羊何名惜乎不
傳
俗尚九月九日謂爲上九茱萸至此日氣烈熟
色赤可折其房以插頭云辟惡氣禦冬右見風
土記○上九字自無人用

婆利國拏人善投輪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右見南北史○此亦軍中捷利之器投法亦不難講

南北史耿珣作馬上刻漏古稱其妙○馬上刻漏大是軍中所需今失其傳矣

高彪校書東觀後遷內黃令帝勅同僚臨祖送於上東門詔東觀畫彪以勸學者右見東漢書○圖形東觀文士雲臺

唐劉元濟遷著作佐郎自啓哀公十三世接戰

國爲魯後春秋○春秋仰難嗣響此書正恨失傳哀後十三世採摭何由頓富

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爲虐於彝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爲三象樂右見文選西征賦注○周公南征見此

嘗於友人案頭見易解是近賢所著忘其名中有一說謂坎離由乾坤再索而得離爲中男中女而實則嫡男嫡女也此義甚妙葢畫卦者自下而上必以中爲尊位故雖震之長男巽之長

女不得與坎離爭重即以五行之理考之五行雖均爲天地之用而不若水火之尤全所以震巽皆處於木位而坎離遂當以水火彼先天乾南坤北之位後天直以坎離居之亦以坎離畫乾坤之用也此與帝王傳位於嫡何異或曰伏羲畫卦之時未必卽有嫡庶嫡庶之分亦未必如此嚴也不知上世卽無嫡庶而嫡庶之理自備猶上世一切制作未具而後世宮室杵臼官名物數一一見之星象者當輕清上浮之始必

已先示之矣

天地止有水火二物木則火之始金則水之始也而水火又止一物蓋一物之呼而必吸開而必闔也而其呼吸開闔之轉關處則土也大熱之後轉而大寒非得土以滋息不能為此過接而土實非外借又即大熱之盡頭不繼處自然有此休息耳今思人身惟心腎二物相為消息而肝木則引腎以上滋心火如膏火之間有燈心傳送故曰肝者幹也猶木之有幹也肺金則

抑心火以下棲腎水故肺主斂氣氣者火之上昇也然自水而上達於木火其勢順而易自火而曲入於金水其勢逆而難逆而難者非更佐以土不爲功故肺金雖制心火亦必心思稍就閒逸合土之靜重而後能斂其浮散之氣也

離爲火火陽精也宜卦屬陽而反中虛爲陰坎爲水水陰精也宜卦屬陰而反中滿爲陽以知坎離葢陰陽交媾也今觀水氣清冷而滋木出火豈非坎中之陽火氣炎烈而伏金生水豈非

離中之陰然水竟能滋木而火必藉土伏金則又順逆之說也雖然土不獨功火而亦功水盖土性中和火熱則滋其潤而伏金水寒則資其溫而滋木故土雖居中央而實旺四季即木之舒而爲火金之斂而爲水何莫非滋於土也獨位於中央者從其至重者言之也若後天之易離火之後繼以坤土坎水之後亦繼以艮土又舉其并重於水火者言之也

既濟未濟以坎離合而成卦然坎上離下爲既

濟而中互未濟離上坎下為未濟而中互既濟益火上水下不能有生物之功矣而中接以木則水將上行而火亦下降水上火下可以有成物之用矣而非中隔以金則火將上行而水亦下注是既濟之可不至於未濟而未濟之終可以為既濟者金木之為用亦不小也

揲蓍之法為聖人神道設教而作而世人守之若眞有鬼神屑屑焉告之以某卦某爻者聖人亦樂得其意用之實非如此也何也易之全理

一卦一爻皆見聖人原就其時之消息位之當否而推其事勢所必至遂有吉凶悔吝之占耳而況由一卦一爻而極其變又有不可窮盡者乎故人之應事任舉一卦一爻無不可懸斷其休咎决然不爽者如乾之初九象爲潛龍占爲勿用使欲爭訟時筮得此爻雖復情眞理直或所處卑弱難以見伸亦且暫止無爲輕動也儻自反果無所枉而勢又可前則龍既非潛何爲勿用如此方爲善體潛龍勿用義以此推之卽

此一爻斷盡天下無窮事類君子居安樂玩正是此理但愚人難曉易生怠玩非精神道不足以起其敬信故聖人設爲揲蓍之法若有鬼神告之者使人鼓舞不倦耳究竟揲蓍之時雖值某卦某爻亦必筮人爲爾衆解譬但得深明易理通其變例者而與之言則抱著問易之時固不異君子居安樂玩時也

儒者之論一切休咎徵應斷之以理而纖緯術數之學不之取焉然世傳郭景純管公明諸人

占驗之法有非理可格者今時習見六壬諸書所載有一物名一項事無不可以術數推測而合亦往往有驗者此何理也其數以任舉一物或即其所值之時因以起例夫任舉一物一時而合必其再易一物一時而無不合者將天地之大運會之遠皆於偶然一問相為觸發豈能盡諧若謂所值之一物一時必非偶然豈真有使之而然者而鬼神於其所問之事物一一預為之安排造作使其定舉是物值是時又為之

啓其靈心引發見地俾必出於此而後能驗焉不亦勞而難給乎此眞有不可解者不得已以天機二字模糊過去天機是何等來歷也請與天下人細勘此天機焉

京氏易六十四卦次序今日占家所祖雖未必合乎伏羲文王之指而亦自有其理葢易以變爲用者也故首之以八卦其下第二卦第一爻變第三卦第二爻同變第四卦第三爻同變第五卦第四爻同變第六卦第五爻同變至於五

爻變而止矣不可以更進於是乎退而化焉化即於五爻則復爲第五卦矣故隔一爻而後化以其隔一爻也而謂之遊魂第七卦承上卦而化其第四爻者也第八卦則舉下卦之全體合同而化以其下體之復於本卦也而謂之歸魂總而言之到底不變者上爻也一變而已者五爻也一變再化者下四爻是也蓋亦莫非天地自然之數也

易有七八九六而爻但繫九六者舉隅之義也

故發其例於乾坤二卦、曰用九用六用其變也、亦有用其不變者、春秋傳穆姜遇艮之八是也、今即以艮言之二爻獨變則名之六。餘爻皆變。而二爻獨不變則名之八。是知乾坤亦有用七用八時也。乾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七潛龍勿用可也。坤爻皆變。而初獨不變曰初八履霜堅冰至可也。占變者其常也。占不變者其反也。故聖人繫之九六。如近日占家之有重交單折。不可以定名也。舉重交以包單折。此臨文之不

得不然讀者固不可以執一也○國語晉公子筮得貞屯悔豫皆八註震下坎上屯坤下震上豫得此兩卦震在屯爲貞在豫爲悔八謂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故曰皆八又董因對公曰臣筮之得泰之八註乾下坤上泰陰爻不動其數皆八

天陽積氣也包乎地外地陰積形也浮于天中故人身衛氣在皮榮氣在肉肺腎統氣居心脾肝之外心脾肝統血居肺腎之中目之白睛居

外黑睛居中血陰而氣陽陽外而陰內也

人身全體象太極頁陽抱陰象兩儀頭身足象三才心肝脾肺腎象五行肺心居上脾居中肝腎居下其序符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位爻象八卦八卦土居後五藏土居中居中以統四猶居後以統前也居上爲陽分則尊尊者逸居下爲陰分則卑卑者勞居中則亦尊亦卑亦逸亦勞是以肺居上而不用心爲君主無時不用而實不自用脾司意想肝司

謀慮腎司技巧三者則無時而不用有君臣之義焉心肺陽陽主施肝腎陰陰主受脾統陰統陽不施不受故肝受肺夫之氣以有膽膽代肺金以司斷是以决斷則用膽腎受心君之氣以有命門命門代心火以司動是以撮吸呼召則用命門有夫妻父子之情焉又肝爲陰之陽故肝膽分而其體猶合腎爲陰之陰故左水右火判而體爲二心肺脾則一而不分是又陰陽奇偶之別歟

鼻者肺竅也而知心之臭舌者心竅也而知脾之味耳者腎竅也而知肺之聲目自知肝色脾若無知焉其理安在難經謂辛金生子故聲入腎竅丁火生酉故臭入肺竅信如此言則乙木生午舌當辨色癸水生卯目當出液今推之于舌于目則不然非的論也愚謂五藏相連近者受氣肺近心故鼻知臭心近脾故舌知味脾居中統四不局一行近肝而剋于肝剋者不受還色于肝故目知色腎下極則反上上通於肺故

耳知聲腎液無所受附齒寄脾故出户也蠡海錄謂陽金死子而陰金生故耳知聲陽火死酉而陰火生故鼻知臭于舌知味處不能通亦非的論云

蘇長公譏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見極中其膏肓而重入者至謂其以太元擬易以法言擬論語有僭經之罪亦不足以服其心夫聖人之言偶成一體垂之後世何妨爲誦法者所效倣左傳本之尚書四言本之三百後人之

文因前人規模者何限若夫辭有繁簡製有多岐則匯事而漸增者耳郎如尊經翼聖莫如朱紫陽而綱目一書全擬春秋且以託始威烈爲直接麟經之嫡統者又何以解乎故曰不足以服其心也若以規規摹襲畧無生韻開後世擬託之濫觴爲子雲嘲笑則可耳罪之僭經知乎反蕪苑者當必爲之末減矣彼易林亦屬擬易而文辭奧異爲後世所推重亦未聞其以僭經罪也○蘇明允作春秋論謂孔子以天子之權

予嘗未嘗自作而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史臣之體宜爾至末則曰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謂其賞人功赦人罪去人族絕人國而衆人爵皆天子之權而非他經可比也況進退天子之爵號乎以此言之則紫陽僭經之罪似浮于子雲而後世不之及予固未敢深論也

予嘗自坐一室見几上銅爐僅有火未嘗爇香而霏霏若有烟氣微香時來撲鼻因細察之蓋爐之有覆蓋者蓋上鑿花使其玲瓏空洞烟從

隙中出歲久烟多熏積蓋上可錢大餘一片色如漆面下者潤類脂有光以火著灰中炎蒸黑脂處如爇香者然但較香篆稍微細氤氳之間清靄髣髴聯目良久媛如輕綃逈而覩之蓋無有也香氣擬沈水初爇未火時異馥芬然有踰郁烈蓊黑脂處皆香之精液所凝結故特爲妙異如此因僭香臭之達于鼻雖本無形皆有若可見者冉冉而至以其氣分清虛運之速而人不目覩耳

昔人云、唐人詩有八百家、宋洪景盧集萬首唐絕僅見五百家、若今日流傳于世者、不過二百家耳、虞山先生嘗為予言、丙戌年在都門、于灰燼中檢出宋刻唐詩數冊、乃宋人趙氏所彙集、分門別類、無體不備、自序言其家藏唐人詩集千家。彙成此書。計全書可五百餘冊。虞山所得不過天文等一二類。中多未見詩。如薛濤世但傳其絕句耳。此中載濤律詩甚多。他可類推。其書是明仁宗東宮所閱。上有監國之寶。後先生

絳雲樓災并此數冊亦不可得見矣世上奇書秘籍所不傳者何限而腐爛之文集無稽之紀錄濫惡之時文鄙俚之詞曲反有傳者亦可慨也

近人著述如博古賞鑒飲食器具之類皆有成書獨無言及營造者宋人李誡之有營造法式卅卷皆嶽廟宮室製度如艮岳華陽諸宮法式也聞海虞毛子晉家有此書凡六冊式皆有圖款識高妙界畫精工竟有劉松年等筆法字畫

亦得歐虞之體紙板黑白之分明近世所不能及子晉翻刻宋人秘本甚多惜不使此書一流布也

樊宗師文詰屈聱牙古今所駭今世僅傳其越王樓序絳守居園池記一二篇而已韓退之爲其墓誌稱其有文三百餘卷生平之著述亦多矣乃卒不傳句曲張菊人大令嘗于河北逆旅人家敗簏中見有樊宗師文一冊是寫本蟲穿蟻蝕半皆朽蠹以意繹之大抵皆序記類語也

詩文必平暢典則始可傳遠如樊之作其不傳也宜哉。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內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水經注　虞山先生有津逮齋毛子晉津逮秘書皆本此也。